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经济系资料组

唯生产力论，是新老修正主义者一贯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理论”，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它歪曲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原理，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作只是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根本否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否定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否定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深刻地分析和批判了唯生产力论的反动实质，阐明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为无产阶级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今天，认真学习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光辉论述，对于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反击右倾翻案风，捍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在《共产党宣言》这部光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考察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明确指出，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科学地论证了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等伟大著作中，马克思还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主义这些原理，既痛斥了那些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实行暴力革命，妄图通过点滴改良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弊病，以便保存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观点，又为批判唯生产力论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武器。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杜林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捏造出一个所谓“技术装备的规律”，胡说自然资源的发现和科学的发明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位的。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行了批判，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开发资源和发明科学这是一个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在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情况下，唯一的先决的条件是变革生产关系。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巴尔特歪曲马克思主义只承认经济状况这唯一的决定因素，否认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恩格斯尖锐地指出：“如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7页）

马克思、恩格斯历来就十分重视生产工具的作用，认为生产工具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尺度，并且是劳动所在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但在人和生产工具的关系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160页）同时，这种关系，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结成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又是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着的，因此，抽掉生产力概念的社会内容，把生产工具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实际上是根本否定“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104页）根本否定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否定人民群众的作用。

列宁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同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流所鼓吹的唯生产力论作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这时，第二国际老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考茨基之流，为了适应帝国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全面地抛出了唯生产力论。一八九九年伯恩斯坦在《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中，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声称：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寄托于与工人阶级本身的知识及道德的成熟相伴随的社会的财富的增加或社会生产力的增涨”，因此，在他看来，“诉诸武力的革命将成为无意义的词句”。考茨基也叫嚷：“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展的地方，才有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而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只有大大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无产阶级变成人口中最大的阶级的时候，才能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列宁痛斥了这种谬论，指出，这“是极其错误的。”（《列宁选集》第二卷第9页）

列宁在愤怒抨击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谬论的同时，特别重视对俄国经济派的斗争。经济派观点是伯恩斯坦修正主义的一个新变种。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胡说工人运动的座右铭是“为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力图把工人运动引入经济主义的歧途。针对经济派的反动观点，列宁阐明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关系，指出：“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例如，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经过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列宁选集》第一卷第262页注①）这是对经济派的有力批判，也是对伯恩斯坦之流的沉重打击。

正当布尔什维克党根据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着手准备在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之流又从唯生产力论出发，

借口俄国经济落后，胡说在俄国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列宁驳斥了他们的陈词滥调，指出，社会主义革命不一定首先在生产力水平发展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而能够在俄国突破帝国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取得胜利。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无产阶级终于赢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从理论和实践上宣告了唯生产力论的破产。

十月革命胜利后，考茨基又拿起唯生产力论的破烂武器，打着“经济分析”的幌子，以俄国不是主要的工业国、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为借口，胡说列宁创立的苏维埃政权不能走向社会主义，叫嚣决定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后结果的是“物质基础”，鼓吹要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来挽救俄国。托洛茨基也叫嚷：“俄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高涨只有无产阶级在欧洲几个最重要的国家内获得胜利以后，才会可能。”针对考茨基之流的无耻谰言，列宁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论我国革命》等光辉著作中，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考茨基说出这种骇人听闻的谰言和谎话，是因为他忘记了阶级斗争”，“这不是经济分析，而是头等的糊涂和混乱。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片断的自由主义学说，是鼓吹向资产阶级和富农献媚。”并指责考茨基之流道：“你们说，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末，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俄国创造这种文明的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在二十年代初，当苏维埃政权逐渐巩固的时候，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资产阶级托洛茨基、布哈林又搬出唯生产力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挑起了一场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的大辩论。托洛茨基叫嚣要把单纯“组织生产”作为党纲的新任务。布哈林则玩弄折衷主义，说列宁是“从政治上”看问题，托洛茨基是“从经济上”看问题，而他自己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阶级斗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因此无产阶级必须把阶级斗争放在首位，从政治上处理一切问题，“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因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宁选集》第四卷第441、442页）

列宁逝世后，托洛茨基之流继续贩卖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竭力宣扬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托洛茨基抛出“世界分工”论，认为苏联经济落后，要参与世界分工才能建设社会主义；季诺维也夫也搞了一个所谓“超工业化”计划，认为工业发展太慢，要以提高工业品价格和对农民进行剥削加快工业发展速度；布哈林则借口发展生产力，极力保护富农经济，发展小农经济，反对农业集体化。对此，斯大林写了《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国家工业化和联共（布）党内的右倾》等著作，指出世界分工论就是要把苏联经济变成世界资本主义的附属品，超工业化计划就是要破坏工业基础和工农联盟；阐明了改造小生产、实现农业集体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根本道路，从而有力地批判了修正主义者的唯生产力论，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取得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伟大胜利。

毛主席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反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中，对唯生产

力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批判。

陈独秀在一九二三年抛出了《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的大毒草，胡说中国产业、文化落后，工人阶级“幼稚”，反对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夺取政权，叫嚷无产阶级要把革命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等到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以后，再去搞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毛主席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光辉著作，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阐明了社会的变化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阶级斗争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毛主席的精辟论述，粉碎了陈独秀妄图用唯生产力论来从根本上取消中国革命的阴谋。但阶级斗争不息，林彪在党的“七大”上，公开提出共产党要拿“产”字作旗帜，首先要搞经济问题。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批驳了这种谬论，指出：“政治不改革，一切生产力都遭到破坏的命运，农业如此，工业也是如此。”

正当我国即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的转折关头，刘少奇从唯生产力论出发，胡说“今天中国资本主义还是在年青时代”，要无限制地“大发展”。全国解放后，他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胡说“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要等到“将来工业化了”，“中国的工业生产过剩的时候”，才是“搞社会主义的时候”，企图把中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毛主席在一次讲话中针锋相对地指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引自1967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毛主席的指示，深刻地揭露了刘少奇鼓吹唯生产力论、妄图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为社会主义革命指明了方向。

一九五三年，在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和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及时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这时“党内就有人反对”，刘少奇、邓小平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先机械化、后合作化”的反动路线，并背着毛主席，制定了“停、缩、整”的反动方针，两个多月内，全国就被砍掉了二十多万个合作社。在这严重时刻，毛主席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指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制定了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根本路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一九五六年，我国就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刘少奇一伙又抛出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否定阶级斗争，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胡说什么现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出今后国家的最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尽快地发展生产力。并把它塞进了“八大”决议。毛主席察觉后，及时地指出，“八大”决议中刘少奇一伙塞进的这些话是错误的。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明确指出了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还进一步阐明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主要的决定作用的伟大真理，提出了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在毛主席光辉思想指引下，取得了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的胜利，掀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的新高潮。

在我国国民经济处在暂时困难时期，刘少奇公开提出并推行“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路线。邓小平紧步跟上，胡说“只要能增产，单干也可以，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深刻指出：“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就会“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引自1967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煞住了刘少奇、邓小平刮来的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一条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这条基本路线指引下，全国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向资产阶级发起了新的进攻。

一九六六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使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又捧出唯生产力论黑货，胡说叛徒、特务、走资派已“一网打尽”了，我国已“毫无修正主义”，应将“革命转化为建设”，要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政治经济要轮流突出，妄图破坏文化大革命。在“九大”前夕，林彪又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个黑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从生产上治国安邦”，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毛主席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彻底摧毁了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和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

但是，“走资派还在走。”历来追随刘少奇热衷于搞唯生产力论的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抛出“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他鼓吹以所谓现代化为纲的唯生产力论，胡说“物质刺激总要点”、“靠物质刺激走向共产主义”，否认以阶级斗争为纲，否认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到处煽动群众刮“经济台风”、“业务台风”，“八级不够，就刮它十二级”；胡说：“生产力首先是科学技术”，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鼓吹“专家路线”，“技术第一”，企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洞察一切，尖锐地批判了邓小平的反动谬论，指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并亲自发动和领导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开展了对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

毛主席在揭露和批判党内机会主义者贩卖的唯生产力论的同时，还批判了白劳德、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修正主义者鼓吹的唯生产力论，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历史告诉我们，国内外机会主义者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时，总要以唯生产力论作为理论武器。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在战胜机会主义路线时，从不放过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和斗争。在当前反击右倾翻案风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我们要认真学习革命导师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革命理论和伟大实践，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掀起批邓新高潮，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